



1921-2021

征程礼赞

七月的光芒

峭岩

七月，该怎样定义你
七月，你不单是季节的符号
是一个幽灵的诞生之地
那时，东方的一个幽灵
破晓了

远远的，我站上时光的顶峰
回望那斑驳的森林和田野
一队人马破风而来
道路穿过黑夜的胸膛

我是说，七月从节气中跳出
横亘在时空里
那时，七月无语
悄然里潜行
他们在荆棘里做巢
偷偷擦拭枪支和伤口
用自己的血喂养自己的骨骼

今天，我要把七月介绍给石头
斧凿刀刻在上面
我要把七月介绍给河流
每一滴水都是它的乳汁
我要把七月介绍给森林
枝叶叶叶都张扬着它的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是怎样在七月站起来
一面旗帜、一条道路
是怎样在七月里定格
那是镰刀升起的季节
那是锤头抬头的季节

此时，我折返一片湖水
已然是我心灵的预约
湖水是湛蓝的，那是一片蓝色的血
涌动着，思想着，升腾着
烧灼着我的泪水和心动
那是波澜翻滚的湖水吗
不，是十三粒星火的行迹
在苍茫的云雨里划出一条闪光的弧线

我坐在南湖水畔
编排调试我的诗歌
独白一段往事
沿着事物的边缘思想
让历史再一次睁大眼睛
我是说，前者不忘后者
我们都是赶路的兄弟

我掬起一捧湖水
犹见彤红的颜色
一颗惊天炸雷从水下炸开
那激浪散开，散开
由嘉兴的船舫
波及南国的河流，北疆的黑土地

征途很长
我已望不到它的雪山
烽火连天，血雨腥风
杜鹃花开，雪溅马蹄
有的牺牲了，有的动摇了
有的坚守着，到达天安门的时候
他们站在红旗之下
昭告华夏的大地

毛泽东，南湖红船认识他
董必武，南湖红船记得他
七月在呼唤
他，他……
永远不落的星辰
而我们
有谁不与他们在梦中相逢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李洪海篆刻

开天辟地

丁晓平

早稻田大学就读政治本科。两人在《甲寅》杂志社见面后，因为共同的志趣和价值观念，惺惺相惜。1915年9月，回到上海的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邀约李大钊撰稿。1916年夏天，李大钊从东京寄来了长篇散文《青春》，纵笔放歌，号召青年“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再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满腔热情地向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出崭新的呐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编辑部被这洋溢着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文字深深打动，决定在9月改名为《新青年》的杂志第二卷第一号发表。

1916年11月26日，陈独秀乘火车离沪北上，本打算筹集资金，以扩大《新青年》的规模，后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约，到北大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之进京，震惊北大。蔡元培说：“北大的整顿，自文科起。”而在此半年前，李大钊也从日本回国，在北京《晨钟报》任编辑主任。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1917年12月，李大钊接受章士钊推荐，决定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职。一时间，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荟萃红楼。

1918年11月，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的政治气氛高涨。《新青年》提出了两大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口号——民主和科学，请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发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遭到一向标榜“不谈政治”的胡适的反对。怎么办？陈独秀和李大钊深感作为月刊的《新青年》，因为“不谈政治”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作用，必须创办一份“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11月27日，他俩召集志同道合者在红楼开会，决定创办《每周评论》。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每周评论》成为新青年们“欢喜无量”

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6月11日，以“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的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被拘留。一时间，舆论哗然，全国掀起了营救声援行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李大钊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一期的《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力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李大钊说：“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在那个创造历史的现场，陈独秀和李大钊坚定地站在一起，开始“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人生信仰和理想的实践。

当时的北洋政府禁止传播马克思主义，北京已不是久留之地，李大钊决定亲自送陈独秀去上海躲避。他们借来王星拱家厨师的衣裳，乔装打扮，雇上一辆破旧的骡车，于1920年2月14日一早，冒着大雪赶往天津，再乘船前往上海。送走陈独秀，李大钊马上给在上海的学生发了电报，安排好接站和住宿。2月19日，陈独秀抵达上海。这一天，正是大年三十。

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与李大钊商谈在中国建立像俄国共产党那样的组织。李大钊建议他去上海找陈独秀商量，因为上海是中国工商业和经济中心，是无产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很快，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见面了。5月，陈独秀与李汉俊、茅盾、李达、邵力子、施存统、陈公培等有志于马列主义的朋友们一道，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

主义研究会。同时，陈独秀拜托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历尽周折，在上海出版了中文版《共产党宣言》。1920年6月，在陈独秀主持下，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达等人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8月，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11月，共产党早期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同年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年底由“共产党小组”改称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随后，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党组织。

1921年7月23日，来自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等地的13名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平街10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陈独秀和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能出席大会。7月30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让人想不到的是，由于会场遭暗探注意和法租界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只好秘密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

烟雨南湖，碧波荡漾。毛泽东、董必武等10位代表，在南湖“红船”上完成了一大所有议程。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决定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为中央总书记。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日出东方，秀水泱泱。一个伟大政党从这条小船上开始扬帆启航。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启航——中共一大油画

何红舟 黄发祥作



下雪了，越下越大。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天空低垂，德胜门的箭楼好像更挺拔了。清晨，一辆破旧的骡车缓缓地驶了过来，颠簸着穿过门洞，木制车轮在与雪地“吱呀咯吱”的旋律中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辙迹，像雪花写给大地的两行诗歌。

骡车上坐着两个人。坐在车把上的是一位账房先生，看上去像一个乡佬，背着一个包袱，包袱里装着账簿。另一位坐在车里，头戴毡帽，穿着一件厨师的背心，油渍满衣，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再过五天就是春节了，看样子他们是趁着年根儿到城外收账呢。出了德胜门，骡车折向东，跑得更快了。走了一程，太阳出来了，大地明亮起来。他们一路向东，找了一条小道，直奔天津而去。

这一天是1920年2月14日。坐在骡车上的两个人，都是五四运动中大名鼎鼎的人物。坐在车把上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坐在车里的，是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

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两个人都出生在金桂飘香的10月，年龄却相差整整10岁。李大钊是在中国举起十月革命旗帜的第一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4年7月，二次革命失败后，35岁的陈独秀第四次东渡日本，应老朋友章士钊之约到东京协助编辑《甲寅》杂志。25岁的李大钊，此时正在



饱蘸深情写忠诚

林国宏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在人民军队音乐史上，有这样一段气势磅礴的旋律：“雄伟的井冈山，八一军旗红，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从无到有靠谁人，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毛泽东……”这便是经典军歌《人民军队忠于党》。

这首歌曲由原广州军区战士文工团的词作家张永枚和作曲家肖民在1960年创作，后刊发于《解放军歌曲》杂志，在军内外广泛流传开来。1961年，它被原总政治部列为全军必唱的13首歌曲之一。1964年，歌曲荣获全军第四届文艺汇演音乐创作奖。

这首作品短小精悍，朗朗上口，4段歌词意境深远，大气磅礴。词作家用叙事诗的形式，以凝练的笔触刻画了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党领导

人民军队取得的辉煌成就。《人民军队忠于党》深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喜爱，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如今依然回响在大江南北。每逢国家和军队重大庆典场合，人们都会听到它那气势磅礴、铿锵有力的旋律。

1960年，创作者肖民与张永枚等同志到井冈山采风。他们伫立于黄洋界山头，举目远望，那谷深林密、层峦叠嶂的壮美情境，唤起了他们心中对这片红色土地的无限敬仰。

肖民1927年出生，12岁参加革命。在临沂战斗中，他曾用提琴拉响《沂蒙山小调》，劝降伪军。张永枚，1932年出生，1949年参加解放军，1950年赴朝鲜作战，在前线写下了一批动人的诗歌。两位创作者都对残酷的战争现场和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有着最直观的体验，对党带领军民创造的辉煌成就有着最深切的认知。在他们眼中，井冈山这座“革命的山，战斗的山，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处处写满了可

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们的思想受到洗礼，心灵被深深触动，创作激情喷涌而出。张永枚很快便写出了《人民军队忠于党》的歌词，肖民仅用了两天一夜的时间，就创作出了作品的旋律部分。

在这首歌曲中，张永枚用叙事诗的创作手法，热情讴歌人民军队对党的无限忠诚，抒写了我军在党领导下的光辉历程。作曲家肖民在音乐创作中，力求把英雄性、叙事性与抒情性结合在一起，以进行曲的音乐风格为创作基调。歌曲节奏简洁明快，铿锵有力，旋律动静结合，充满了昂扬的斗志。曲调以民族调式为基础，亲切质朴，朗朗上口。整个作品情感饱满，以排山倒海般的恢宏气势，将人民军队的军魂表达得撼人心魄，充分展现人民军队永葆初心的忠诚与担当。

听党指挥，军魂永驻。人民军队忠于党，这是奔流在代代官兵内心深处血脉情怀。这首作品从历史中走来，镌刻着时代的永恒记忆，饱含着人民军队对党对人

民的深厚情谊。几十年来，那壮美的歌声早已融入人民子弟兵的血脉中，成为他们行动的指南和坚定的信仰。

时光流逝，岁月变迁，中华民族沧桑巨变，今非昔比。以《人民军队忠于党》为代表的经典歌曲，历久弥新。歌声嘹亮，这是人民军队对党的无限忠诚，是代代官兵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情热爱。

（作者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艺创演系副教授）



扫描二维码
观看歌曲视频

